

心声感言

“话传统谈复兴聚力量”随想

□常永坤

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一百多年的艰难跋涉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终于让一个长期赢弱的民族获得强者的荣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大踏步走上民族复苏之路，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阔步走进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国内外各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热情勃发的新时代。

历史总是值得回味。我们虽然没有赶上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没有体验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错综复杂和艰巨繁重，却没有错过改革开放年代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尤其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崇高理想不断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这段惊喜的旅程。在参加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开展的“话传统、谈复兴、聚力量”专题调研活动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and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顾参加工作几十年来的奋斗历程，讲述沉淀在时间深处的诗意情怀，曾经的波澜壮阔，万千气象至今让人兴奋难抑。

从大学毕业来到枣庄起，我在这座鲁南名城已经工作和生活了四十多年。当初，第一次走进枣庄市区，心目中山东较早的省辖市形象居然与现实落差很大。我到市委机关报到那年，枣庄建市刚过二十年，人们口中的“煤城”所有的标签，无论正面的、负面的，这里都不缺。仅仅四十多年的时光，枣庄市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要说原市驻地的市中区城市建成区面积早已大大超过四十年前，现市驻地的枣庄新城和与之融为一体的薛城区，俨然一个规模可观的现代化城市。想当年，作为煤炭资源富集、采掘工业发达的枣庄，在全省乃至全国那么赫赫有名，依托自然资源建造的工业体系曾让枣庄跻身全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之列。在经历了资源枯竭、亟待转型的考验之后，枣庄摒弃满足现状、安时处顺和单纯依赖资源耗费的经济增长思维，更广泛地运用市场因素，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和资本，更深入地融入国际国内经济，走出一条不仅有别于过去的自己、也有别于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之路。尤其是锚定“强工兴产”目标，推进“工业倍增”计划，改变投资结构 and 经济结构，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打造以“北方锂电之都”为引领的现代工业集群，终于从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全国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区域中心城市。

枣庄的变化只是全国巨变的一个缩影，枣庄的发展也只是全国经济与社会蓬勃发展的一部分。虽然转型中的枣庄与人们的期待尚有不小距离，回过头来观察这段我们曾经亲自参与了的历史，依然能从中获取经久不衰的情感力量。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包括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的过程。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从封闭型社会转向多元开放型社会，走的是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在整个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我们有过探索的艰辛，有过抉择的纠结，也有过交学费的无奈，但更多的是成功的喜悦和再攀新高峰的期待，始终如一的是党的初心使命不改，共产党人精神历久弥新。在较早燃起革命烽火 of 的枣庄，在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的台儿庄大战发生地，在闻名遐迩的铁道游击队故乡，至今高扬着体现枣庄人民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铁道游击队精神旗帜。这就是听党指挥、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敢于亮剑、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机智勇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放眼全国，传承了中华古老文明和共产党人强大红色基因的各族人民，一定会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中，不断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人过百岁，难免老态龙钟。而我们党102岁了，却依然蓬蓬勃勃，朝气蓬勃。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不懈奋斗，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赶上这样的时代何其幸运！我们能为这个时代尽一份绵薄之力又该多么幸福！抚今追昔，鉴往知来，眼前浮现的是党的二十大描绘的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耳中鸣响的是中国人民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铿锵步伐，胸中涌动的依然是共产党人不变的炽热情怀。



栖息
张成林 摄

翻旧日记，2020年5月19日：早饭后回家收蒜，至晚七时许收工。时间可真快，又到一年收蒜时。已连续两年未回家收蒜；今年适有空闲，且母亲有腿疾，我怎能不回去？上面这则日记，接下来还有这样几个字：久蹲刺蒜，腰酸腿疼，颈僵不适，并双手肿胀。看到这里，仿佛感到疲累之苦犹未去身，不由胆怯起来。还不只是胆怯，亦有担心：几年不刺蒜，不知还会刺否。但胆怯也好，担心也罢，我怎好不回去！

我深知母亲干活好强的性格，恐怕她不等到我回来，便先已动起手来。果不其然，当我回家路过菜园，一眼望去，那蹲坐在蒜地里矮小的身影，可不就是母亲？我同她打了声招呼，便赶紧回家换了身工作服回来。当我拿起铲子就要刺蒜时，却被母亲叫住了，“你可别刺，刺毁了蒜！”老实说，母亲的担心也有道理，几年不刺蒜，哪敢说还有把握。“可不试一试，怎么就知道不行？！”我心有不悦。

不让刺蒜，只能绞蒜。这活要比刺蒜轻快得多。我一边绞蒜，一边回想母亲刚才的话，渐渐地，多年前在家收蒜的一幕，浮上眼前。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收蒜，几乎什么也不会干。当我跃跃欲试刺蒜时，二老甩过来的也是像现在在母亲一样的话。我那时年轻气盛，谁也不服气，就非刺不可，结果不出二老所料，接连刺伤了不少蒜。二老一边可惜着那些刺伤的蒜，一边埋怨我：“叫你别刺，别刺，就是不听！”我很难过，倒不是为了那些刺伤的蒜，而是为刺蒜这种小事也弄不好。

我生性不服输，越是难弄之事，就越要把它弄好了不可。因此下决心等明天一定向二老证明，自己并非不行。反思初次刺蒜不成功，是不学不问，贸然下手所致。所以当次日再次刺蒜之前，我就仔细观察二老是如何刺蒜的，又从旁跟着学。到觉得是时候了，这才正式动手刺，还好，连续刺上一阵，居然没有发生刺伤蒜的情况。二老过来查看，我说：“就是刺不快。”他们说：“这就不孬了！”能被二老认可，我心里很高兴，头天的不爽也便一扫而空。另外，从中我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遇到困难，只要不存自轻自贱之心，虽失败而不顾；纵他人予以怀疑，乃至否定，亦不问；不放弃，多学多问，终能克服。

因多年前那次刺蒜的经历和体会，所以当母亲这次武断地认定我不会刺蒜时，我心里不仅不悦，也不以为然，并认为母亲已忘却当年之事……现在当我作又拿起铲子刺蒜，确感生手；又因之前曾干过，故上手也快。待见我刺蒜有模有样，既少伤蒜，刺得又快，母亲除了一句“累了就歇息”，便不再说什么。

刺蒜这种活，反复机械，易感枯燥无味。如何消除无味，甚至化无味为有趣？有人伴音乐而作，也有人发吟唱而忙……我却不同，而是运文思于其间。我不是要写一篇刺蒜赋，或什么哲思妙文；我只是感到像刺蒜这样一种农活，其中也有诸如分寸、配合、力度等讲究。把这些讲究用文字准确形象地表达出来，虽并不轻松，却也是一种莫大的乐趣。自我执笔为文以来，即养成耳闻目睹物事百态，便思当如何记之的习惯；然常常是已构思好，却极少笔记。而这回却把已想清楚的刺蒜程序记在这里：左手握掌，右手执铲。离掌三指，下铲要浅。用力其刺，土呈裂散。左手轻提，蒜破壳然。宁远勿近，为防伤蒜；宁浅勿深，去土亦便……也算经验之谈。

复读却又莞尔，觉得未免太过郑重其事。或问凭此经验就能刺好蒜？那可不敢说。但有总结总比没有总结好。

小满刺蒜，芒种收麦。有人拿收蒜之苦，同收麦相比。其实有过割麦经历的人都知道，收麦之苦哪里是收蒜可比。但收蒜确实不容易，我日记所记并非夸张之词。

□赵瑞峰

枣庄的变化只是全国巨变的一个缩影，枣庄的发展也只是全国经济与社会蓬勃发展的一部分。虽然转型中的枣庄与人们的期待尚有不小距离，回过头来观察这段我们曾经亲自参与了的历史，依然能从中获取经久不衰的情感力量。

生活况味

□马润涛

青檀情结

在山坡上的罅隙、石缝中。更奇的是，有的青檀树完全是从巨石下硬钻出来的，可謂是石破天惊呀！那次在青檀寺，是我第一次认识青檀树，而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沒听说过世上还有这种树，一棵棵长



自从在师专上学时游过一次峰城青檀寺后，我后来又去过两次青檀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而让我最难忘的是寺中的那些青檀树。

青檀树为我国独有树种，属于国宝级千年古树，曾被誉为中国最美青檀树。该树生长在我国辽宁等近二十个省份，而我省仅济南的龙洞、长清灵岩寺和峰城青檀寺有。

那次在青檀寺，是我第一次认识青檀树，而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沒听说过世上还有这种树，一棵棵长在山坡上的罅隙、石缝中。更奇的是，有的青檀树完全是从巨石下硬钻出来的，可謂是石破天惊呀！我想凡是到过青檀寺的人们，大家都会看到这一幕，且会引发一番感慨。说实话，自从去过青檀寺，我便喜欢上了青檀树，并很想为它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唱一首赞歌。然而，我至今没有，倒是峰城籍诗人孙尚先生做到了，算是替我完成了这桩愿望，写了一首《青檀吟》，近日由校友、山亭诗人许文章把它转发在同学微信群里，并配发了诗评。由于该诗较长，笔者在此摘抄两节与诸君共赏：无时不在寻找机会/即使没有土壤/也要掘生为穴/即使无法呼吸/也要汲露造血/这就是我 青檀/即使没有空间/也要挤进五岳山峦/即使遮住日月/也要盘根错节/这就是我 青檀

诗人许文章点评道：“诗言志。诗人在《青檀吟》中，采用了第一人称，从青檀树甘愿在山石嶙峋的悬崖峭壁上生长着笔，抒发了青檀不畏自然环境的恶劣，勇于挑战自我，毅然打破生存极限，顽强地活成风景，唱响生命最强音的精神品格。诗人在创作这首诗的技法上别出心裁，以青檀树自喻，在诗中把自己完全融入青檀里，与青檀荣辱与共，心跳同振，呼吸同频，一起经历风霜雨雪砥砺，共同活在伟大的平凡中。抒情真挚，联想丰富，立志坚忍。诗的陌生感强烈。”诗好，点评也到位，二者算得上是珠联璧合。

说来也是缘分，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峰城籍的朋友，他叫徐士龙，是一位老烟草人。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尽管中间隔着两栋楼，但十多年来我们却接触最多、交流最多，以至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而我与士龙弟交谈最多的话题就是他家乡的青檀树，因为在他心里一直存着一棵青檀情结。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士龙为了寄托乡愁，从青檀树买了很多青檀树苗栽在他工作的地方。总之，一路走来，他每换一个工作或者住的地方，都会留下他的生活痕迹，那就是青檀树。当然，士龙也花重金购买过几盆大型青檀盆景，后来有一株死了，每当有人向他提起，他总是流露出惋惜的表情。

士龙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不论是上班时还是退休后，他把闲暇时间大都用来侍弄花草和制作盆景，而在他制作的盆景中，主要是家乡的石榴和青檀。而这二者都是他的乡愁，他把它们从故乡请来，就是整天与之相伴。是的，二者都是他的挚爱，很难分出伯仲。不过在本文中我要说的是青檀，因为他制作的石榴盆景我已在多篇文章中作了介绍。青檀盆景有大有小，大的盈尺，小的袖珍，各有情趣。其实我更喜欢他制作的袖珍青檀盆景，尺寸之间更显出它的韵致。不过他也有栽在地上的青檀树，其中有一棵栽在楼后面的青檀，已经长成了大树，枝叶纷披，层层叠叠，如冠如盖，荫蔽了楼后很大一片地方。士龙喜欢生活，也会享受生活，他在树下砌了一个水泥台子，上面放置了一套茶具，旁边放了一把躺椅。青檀开花时，士龙常把躺椅搬到太阳地，躺在躺椅上，双眼微闭，尽享大自然的赐予。青檀花像单瓣的榆钱，但却比榆钱小很多，如果不仔细看很难被发现。同时，青檀花的香属于隐香，不仔细嗅是闻不到花香的。夏秋两季，士龙侍弄完花木，常在青檀树下乘凉、品茗。邻居们也常被 he 吸引到这里来，一起畅谈人生和养生。不过谈得最多的话题是时政新闻和天下大事，谈兴浓时，常陷入物我两忘的境地。

我知道士龙是一个故乡情结极重的人，而青檀情结则是 he 故乡情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发现 he 爱青檀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并把他的这种喜爱常常与朋友们分享。他还把培植多年的三棵青檀作为“迎客松”，移栽到小区门口权作“影壁”。其实前些年 he 也曾送给我一盆青檀盆景，但由于我不识树性，疏于管理，致使青檀生了一种白粉病，最终没有活过那个冬天。对此我一直心存愧疚，有很长时间不敢在士龙面前提及青檀的事儿，总觉得对不住 he，也怕让他知道了心疼。不过现在小区门口的三棵青檀都长得葱葱茂盛，而且造型也很美，我想 he 每次看到它们一定会倍感欣慰吧？

生活热情

蝉变

□侯贺奎

十年前，城区的宅子拆迁，我又回到乡下老宅居住。那段日子里，闲来无聊，每逢盛夏总要到周边树林里捉金蝉，观蝉变，听蝉鸣。去感受那份快乐，去感受一个躯体脱胎于旧体的全新过程。

蝉蛹在地下存活二至三年，靠着吮吸植物的根茎来孕育成熟。它是生长过程，也是积蓄能量的过程。它在地下成长为会爬行的金蝉后，紧接着就要破土而出。

捉金蝉（俗称知了猴）。入夏，夜幕降临，我跟随捕蝉大军，一头扎进杨树林。在金蝉出没的夏夜，左手持手电筒，右手拿着瓶子，马不停蹄寻找地面上钻出的蝉，那场面人山人海，就像一场人蝉大战，更像一场狂欢会。在树木的根部，在周围草丛里，所有手电筒的灯光全都聚集在小小的金蝉身上。人们在仔细而快速地搜寻，从树根到树身，再到树顶，唯恐放过它们。金蝉出土的瞬间，总是极力向树上冲刺，此时人们稍一疏忽，它就立马爬到树梢，但漏网之鱼总还是会有。

七月流火，酷伏难耐。树林里密不透风，蚊虫上下叮咬，让人全身瘙痒。接连几天的阴雨，空气湿度加大，给人一种窒息之感。那些捕蝉者全然不顾这些，他们打起精神，全神贯注地洞察蝉的去向。爬上地面的，通体褐色，金属般的光泽，淡淡无光的双眼，圆溜溜的鼻子，软乎乎的尾巴真是招人喜爱。它一旦进入搜寻者的视线，会很快束手就擒。此时此刻，那是何等的兴奋，又是何等的欢喜？

我赞赏金蝉，它有一种奋发向上的风骨。一旦从地下爬出，它就不顾一切，只争朝夕，勇往直前，奔向高高的树梢，然后实现华丽转身，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观蝉变。金蝉群体中的智者，总能避开人群，躲过一劫。它要落脚在高高的树顶，在低垂的枝叶上开始羽化。羽化的过程是喜悦的，也是痛苦的。只见它的背部慢慢裂开，身体渐渐变大，头部不停地抖动。不一会，那原有的外壳退掉，一个全新的生命诞生了。刚出壳的蝉，通身是乳白色，躯体软软的，嫩嫩的，在空气中等待干燥和硬化。那新的躯壳变得又黑又硬，双翼只要打开，随时就能飞翔，奔向新的征程。

“金蝉脱壳”，是一种正常的生物现象。它象征着一一种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它在不断地进化，不断地成长。其实在人的生命旅途中，我们也需要蝉变，需要更新自我，完善自我，迎接新的挑战。

听蝉鸣。鲁南的蝉鸣，一般是从七月开始，到九月结束。曾几何时，我对蝉鸣是抵触的，抗拒的。不论在乡村，还是在闹市，蝉鸣无处不在，在你我我的耳边萦绕。哪里有树林，哪里就有蝉鸣。它像合唱团，又像交响乐队，在空旷的田野无休止地欢唱。在人们居住的地方，那叫声不绝于耳。它从窗框里，从门缝间挤进来，没完没了，唱个不停，十分闹心。越是酷热，它越是声音嘹亮。唐代诗人李商隐在《蝉》中写道：“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黄昏开始，蝉的哀鸣声直到天亮才声嘶力竭，而青青的树叶对蝉却无同情之心。

随着年轮更迭，我又读懂了蝉鸣，喜欢了蝉鸣。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赞颂蝉鸣，以此抒发情怀，把蝉的餐风饮露认为是一种高洁的象征，是一种复活与永生的象征。“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到了傍晚，我伫立在茅舍门外，神情专注地临风倾听树林中那暮蝉的吟唱，深感那是一种音乐之美，着实令人陶醉。蝉还可以扮演天气预报的角色。“蝉鸣天晴，不鸣有雨”似乎成了自然界的定律。

在我的故乡，家中进蝉，预示一个家庭将要焕然一新，欣欣向荣。不少人把它看作一种神圣之物，吉祥之物，它能给人以纯洁、通灵之感。

我在想，有了蝉鸣，才有了夏日的奔放、欢腾、美好；缺失了蝉鸣，这个夏日则显得暗淡、孤独、寂静。

收蒜散记

我深知母亲干活好强的性格，恐怕她不等到我回来，便先已动起手来。果不其然，当我回家路过菜园，一眼望去，那蹲坐在蒜地里矮小的身影，可不就是母亲？

凡人一叶

